

西洋新書評介

(二)

黃文範譯

杜斯妥也夫斯基懷憶錄 (*Dostoevsky: Reminiscences*)

作者：杜斯妥也夫斯基夫人 (Anna Dostoevsky)

出版：里夫瑞特出版社 (Liveright)

頁數：四四八頁

售價：十二・五美元

評介：吉弗遜 (Margo Jefferson)



本書作者安娜在乃夫雕像前

「我該選哪一種太太，才女型呢還是淑女型？」杜斯妥也夫斯基有一次問安娜・史妮娣吉娜——一位替他速記小說的速記員。她建議說：「當然哪，要一位才女嘛。」「這個，不然，」這位小說家想了一會兒說道：「假如我有所抉擇的話，我要挑一位淑女，所以才會有人憐我、愛我。」安娜成了他的太太，雖則她沒有文學或者哲學上的才華，却有一種非凡的、實事求是的能力。她把這種能力，隨同她的愛與憐，完完整整伺候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十四年，把那些可能損害他健康，威脅他寫作，金錢上、情感上的危機阻擋開。她這本懷憶錄，在先生逝世後八年——一九二五年在蘇俄出版。現在才頭一次譯成英文；表達出一位女性兼備了精明的一般常

識，和崇高的、幾幾乎神秘的自我犧牲，安娜是這位偉大作家的第二位太太，使她先生對婚姻、對寫作都恢復了同樣虔誠的熱情。

一八六六年他們在聖彼得堡相遇，她是一位莊重、獨立，學速記的二十歲學生；他是一位四十五歲的天才，生活是一片混亂；正在寫「罪與罰」，却害了癩癩病。他負擔起逝世哥哥的債務和家庭的生計，追逐他的是許多債權人和親戚。安娜極為崇拜他的作品，以憐憫的勤敏爲他工作，把事情一一弄妥。他開始向她吐露自己的痛苦，她也以他作「叔叔或者忘年交」同他談話。他向她口授「賭徒」這部小說九天以後，便向她求婚。

他們婚姻的幸福，立刻就受到杜氏貪心的親戚、和纏身債務的威脅。安娜決心到歐洲去避債，便變賣了粧奩作旅費。他在國外寫「白癡」這部小說和其他文字；她是他的秘書、會計、兼讀者。可是他沉溺賭博，耗掉了他們的家當，甚至到了幾近告貸無門的程度，很多錢是向她母親借的。她回憶中引以爲傲地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因爲先生輸錢而責備過他。」她只希望這種惡癖像高燒一樣，會自然而然減輕，到後來果真如此。他經常生病，而她又育身孕，第一個孩子夭折了。

經過四年的念國懷鄉後，他們又回到俄國。渴盼的債權人一湧而上，却由安娜來首當其衝。她知道如何借貸、質押、和懇求，也學到了如何討價還價和反唇相譏。可是她受到了損害——「在這些事上，浪費了我的青春，損毀了我的健康，神經瀕於崩潰。」她熟嫻了出版業的盤根錯節以後，便親自發行起杜氏的作品來。她保護着他免於貧窮的沉重負擔，因爲「這些不快常常招致攻擊，使他不能寫作。」儘管有癩癩、和初期的氣腫，他努力工作，急急忙忙一批批地，寫出了一本本的傑作——「狂人」，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」。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五十九歲時，因爲肺出血逝世。安娜在書中寫道：「內心中，我永遠成了一個孤兒。」

在這些懷憶中，有兩個杜斯妥也夫斯基，日常生活的是位敏感、自我毀滅的人，情緒變化劇烈，就像小孩般自私和可愛；另外一位則是不斷的高貴與善良——「世界上最好的人。」安娜承認她先生的唯一缺點便是醋勁大：在他們一生的婚姻中，她都小心翼翼地，在穿着上很質樸，對別的男人說話都冷冷冰冰。「我這位好先

生，」她在結語中說：「不但愛我、敬我……而且幾近崇拜我，就像我是專門爲他而創造的人。」安娜認爲自己是一個非常普普通通的女人，但却是她支配了這本書，而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。她以着永不止息的、心醉神迷的自我否定能力脫穎而出；終於，成爲他想像中的非凡人物，找到了她的途徑進入了他的生命。

（新聞周刊 75-11-24-53）

龐德傳 (*Ezra Pound: The Last Power*)

作者：海曼恩 (C. David Heymann)

出版：維京出版社 (Viking)

頁數：三七二頁

售價：十美元

評介：杜瑞克 (Brad Darrach)



一九七〇年年高體病的龐德

艾茨拉·龐德是矛盾的文明之一，他是自從惠特曼以後最最獨創一格的美國詩人，一位具有出神入化想像力的翻譯家，文學界無比的獎掖人。他也比現代任何一位偉大的作家，產生了更多的廢話，爲了金錢上的改革，浪費了幾十年在不切實際的計畫上。可羞地奚落「猶太佬、猶太鬼、和油滑的老百姓」；他尊希特勒爲「聖」；稱民主是「假玩藝兒」；二次世界大戰期中背叛了自己的國家；垂垂暮年時，更漸漸陷入了妄想狂的十八層地獄。

傳記家們傾向於迷失在龐德其人、其詩，與政治的迷宮裏；可是在這本「龐德——最後的力量」一書中，傳記家海曼恩以一種獨特的優點着手這些問題。在一九六六年的「資料自由法案」下，他是研究聯邦調查局關於龐德叛國案浩瀚檔案的第一位學人。結果，便產生了對這位詩人前未曾有的、最嚴厲寫實的形像；是對一位

天賦極高，却又走錯了路的男子漢，所作的一份使人厭惡、使人感動的研究。

龐德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三十日，出生在愛達和州哈里鎮，這位神童十五歲便唸賓州大學，「決心要在三十歲時，比任何在世的人對詩懂得更多。」他在威伯希學院擔任講師，由於房間裏發現一位流鶯而遭解職；二十三歲的龐德到達倫敦時，蓄着一把海盜式的紅鬍鬚，綠色厚呢褲，粉紅色的外套，手繪的日本領帶，其大無比的闊邊墨西哥帽，一隻土耳其玉的耳環，還有夾鼻眼鏡。

一部眩目的「面具」詩集，幕地裏使人認真考慮一項平步青雲的任務：把詩從十九世紀中牽入二十世紀。龐德堅持，詩必須具有優良散文的長處。「實際上說，在強調某些情感上，典籍的詞句，兩頭跨的形容詞（「腐敗的苔蘚濕漬漬的」），但尼生式的……沒有一樣你不能寫。」

龐德由葉慈聘請為秘書，他說動了這位詩人，在他一生最後、最偉大的時期中，採用了直接、質樸的風格。龐德也募集了金錢支持艾略特，使他在這個世紀中最有名的刪改成就中，把動人、混亂的「荒原」，改成為一篇傑作。喬艾思承認，沒有了龐德的奔走處理，把麵包放在他桌上，他決寫不成「悠力息思」。

在這段時期中，龐德也每年發表一本詩集，還始終不懈地從事他龐大的、各種文化間的敘事詩「旋律」，每一周還呆呆板板寫出三四篇批評文字來。他的現金收入少得可憐——時常一年不到五十英元（約合一百五十美元）。到一九一六年時，龐德開始對「混亂的文明」價值表示懷疑，它使藝術家餓死，把青年的精華在戰爭中糟塌掉，他覺得毫無意義可言。在使人昏瞶的顯示中，他覺得高利貸——爲了用錢而須付錢的生意，是人類一切不幸的原由。誰把高利貸加諸人類？龐德帶着強烈的精神錯亂，對控制了舉世銀行業與財政界的陰險財閥猶太人，開始嘮嘮不休。

龐德在義大利拉帕諾的一處農舍裏，增進了自己金錢與種族上的觀念，就像他促進詩的寫作般活力充沛。墨索里尼延見他時，他斷然接受，以一種多變的得意洋洋感寫道：「將來大有可爲，只有我與老墨從事這件事。」

一九三九年四月，龐德從事一次「慈悲任務」，到美國去使羅斯福總統恢復理性。羅斯福拒不接見，他心懷恨恨折回義大利，而在羅馬廣播電台開始廣播他不成熟的觀念和頑固。從一九四一年元月到一九四三年九月，他一共作了一百二十五次廣播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，槍托搗開拉帕諾附近一幢集合住宅的大門，那裏是龐德、太太桃樂賽、以及他的情婦三合一居住多年的所在，他給送到比薩市附近的軍中禁閉室，關在死刑犯兩公尺見方的鐵檻房裏，毫無風雨的遮蔽；對這位最頑強的刑事犯特地來上這麼三週的囚禁後，龐德有了嚴重的情緒崩潰。

詩救了他的命，在一處帳篷醫院中恢復健康時，他坐在看護兵的打字機邊啄啄敲敲，寫出了他最表達自我、最動人的詩篇「比薩之歌」。震驚使他的眼睛除去了陰翳，龐德終於見到了別人所見的自我——不道德的「電雨下挨打的一條狗，無定陽光下一隻腫漲的喜鵲。」他由飛機運回美國，接受叛國審判，可是這一案從沒有判決。宣告龐德因為毫無希望的瘋狂，而囚禁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病人院裏。

那是一處悽慘的煉獄，海曼恩說，病人們在獄室中「沒精打采、垂頭喪氣地頹然坐着」，或者「跪在地上爬行，或者站在椅子上怒聲號叫。」最後轉送到比較輕微的獄區，准許龐德一天有兩小時可以面會客人。來訪的人很多，有桑敦·王爾德、羅伯·羅威爾、凱瑟琳·波特、麥里希、莫爾、艾略特等。在龐德下獄的最後十一年裏，美國文壇最有名的盛會，都是在一間瘋人病室裏舉行。

這些面會恢復了龐德的精神——以及他的討厭。他當着忠實的太太面前，得意洋洋地誇耀接二連三所認識的新女人，對知名的朋友寫輕蔑的函件，大放厥詞反對猶太民族主義。但是他也完成了他敘事詩的兩篇巨著：「鑿岩機之歌」（一九五五年）、和「王座之歌」（一九五九年）。

爲他發起了一項特赦運動，艾森豪邀請佛洛斯特到白宮，討論「這一位困難的人物。」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，經過精神科醫師的建議，龐德瘋狂得不能應訊，但又並不瘋得需要加以監禁，一位聯邦推事判決叛國起訴駁回，庭諭釋放這位高齡七二的詩人。

麗德最後的十五年，某方面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奇特的一段。年屆七十五歲時，桃樂賽拒絕與他仝離，以不讓他同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孩結婚，麗德陷入了沮喪的深淵，痛苦地告訴一位訪問人士說：「我活了一輩子，相信我曉得某些事；然後這奇怪的一天來到，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無所知，半點兒都不知道。因此，文字的意義已經空虛。我接觸到的每件事都糟塌了，我一直把事情攪砸。」

他停止了寫作，在最後的時日裏，他甚至不說話。青玉色眼睛中的火光已經熄滅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在威尼斯逝世以前，那時他已經八十七歲多，看上去正像法國女詩人瓊恩·柯克脫曾經一度稱呼過他的：「奈河船伕。」在希臘神話中，這種鬼魂永遠在划船，却從來到不了彼岸。

(時代 76-03-08-57)

古拉格羣島第三卷 (*Gulag Archipelago, Vol. III*)

作者：索忍尼辛 (Aleksandr Solzhenitsyn)

出版：巴黎青年會出版社 (YMCA Press, Paris)

頁數：五八〇頁 (俄文版)

售價：不詳



索忍尼辛近照

斷然宣佈史達林的秘密警察作了範圍廣大的屠殺，蘇俄作家索忍尼辛所著的「古拉格羣島」最後一卷，昨天在巴黎出版，這本蘇俄勞改營的編年史，使得蘇俄政府在兩年前立刻把他放逐國外。

這本厚達五百八十頁的新書，包括了這部巨著的第五、六、七篇，由巴黎的青年會出版社以俄文發行。書中也包括了對黑魯雪夫鎮壓的控訴。

索氏在一九六七年便完成了這部書，據作者在「跋」中所說：「是俄國大革命後的第五十年，鐵刺網發明

後第一百年。」

書中，他斷定史達林的秘密警察「人民內政委員會」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曾在烏克蘭西部一處鎮市裏，處決了幾幾乎一萬名老百姓。

他親身目擊了一九六二年在俄國南部諾夫車卡市的反黑暴動，他敘述有七十多個人被部隊開槍打死。

索氏說，德軍佔領烏克蘭的維尼沙市，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發現一座萬人坑，埋葬的屍體計達九千四百三十九具。

他寫道：「他們的手全都用繩索捆綁，統通是以小口徑的手槍，從腦袋瓜後面開槍打死。」

「根據一些死去人士所保存的文件，他們已經在一九三八年，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，『無通訊權』。」

索忍尼辛的這段記述附有一張照片，想必是在一處墳坑前，好多人手捏着鼻子。

「這僅僅是在維尼沙市，偶然間才發現的；可是在其他城市，有多少處隱匿着？」

「看到了這些屍體的老百姓，應該趕緊去參加抵抗了吧？」他問道。

以「古拉格羣島」前面的一篇開始，繼續討論到蘇軍部隊與希特勒的大軍並肩作戰，這位作家說及蘇軍整整有一個團志願抵抗自己的國人。

「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步兵第四三六團團長卡洛洛夫少校，公開向全團說明，他要到德軍那面去。」

「不但他沒有遇到任何抵抗，整個團都跟他過去了。」索忍尼辛寫道。

書中提及，一九六二年六月，也就在共黨頭子黑魯雪夫垮台前兩年，諾夫車卡市發生暴動，由於他宣佈了奶油和肉要漲價。

本書描寫當時在一家工廠外面，工人罷工抗議漲價，高舉旗幟，宣言「打倒黑魯雪夫！」「用黑魯雪夫做香腸肉！」

後來，命令向市區廣場示威的人羣開槍時，一名軍官自殺，拒不開槍的士兵都流放到鮮卑利亞。

在羣衆大會時，部隊終於開槍了，打死了七八十人，打傷的人更多。

索氏的報導並不是諾夫車卡市暴動的頭一次，可是別人的報導常常並不完整，或者內容抵觸。

他說當他出版第一本有關勞改營的小說「伊凡丹尼索維琪的一天」，得到黑魯雪夫正式、公開的贊成，他以爲把政治不滿人士下獄的制度告了一個結束。

後來，他接到了來自蘇俄全境各處的函件，才曉得並不是那麼回事。

他採用共產黨慣用的口號，「列寧活過，列寧活着，列寧還會活着！」說道：「酷勞改羣島過去在！酷勞改羣島目前有！酷勞改羣島將來一定存在！」

「羣島」這個字眼兒，是他用來形容蘇俄星羅棋布的勞改營體系。

在這本書的另一篇中，他說道：「頭頭們換了，『酷勞改羣島』依然存在。它們其所以長存，因爲這個國家政權沒有它們就站不住腳。假如，『酷勞改羣島』清除一空，這個國家本身也不會存在了。」

（「蒙特里爾星報」76-02-27-D1）

微，斯爲美（*Small is Beautiful*）

作者：修瑪寇（Ernest Friedrich Schumacher）

出版：哈潑羅出版社（Harper & Row）

頁數：三〇五頁

售價：二・四五美元

評介：吳德華（Kenneth L. Woodward），巴恩茲（John Barnes），畢夏普（James Bishop）

美國前駐英大使李查遜，有天晚上在倫敦的壁爐前，一面淺品白蘭地酒，一面看了一百頁。美國消費大眾的急先鋒奈達，雨衣口袋裏有一本已經磨舊了，準備在飛機上閱讀。拉賓極力向朋友們推薦，因為他喜歡這本書得緊。加州州長布朗在最近一次記者招待會上，揮舞這一本書，說道：「如果各位要了解我的哲學，請看這本書。」

這本造就了獨立異行派別與學術門閥的書，便是「微，斯為美。」是英國經濟學家修瑪寇，為「老百姓有關的經濟學」而寫的一本非正統學說。本書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版，這冊質樸的平裝本，頭一年僅僅銷了一萬七千冊，書評家壓根兒就不理不睬。然而，在一九七六年元月前，在口碑載道的熱潮下，使銷數增加到了十一萬冊，僅僅在二月份這一個月，便售出了一萬二千冊。

修瑪寇的中心思想簡單得出奇：經濟制度須役於人，而非人役於經濟制度。他認定現代的經濟學家，已經奠定了以物資的成長——以國家生產毛額的形式——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。結果所及，經濟學便成為一種假科學，而役於一種假哲學——唯物主義——在這種方式中，由於對了無限制的繼續成長不加批判地崇拜，便把貪婪與忌妒視為當然。



「微，斯為美」原書封面



經濟學家修瑪寇

修瑪寇堅稱經濟學家需要有一套新的道德價值，在短短的哲學一章中——使他獲得了一批廣大的反文化鬥人——他把唯物主義的經濟學，與他從佛教演繹而來的經濟學兩相比較。他說「唯物主義人士主要的關切在物品，而佛教徒主要的關切是解脫。」現代經濟學家認定一個人消費得多，比起滿足於低消費水準的人，境況就自動好些。可是，修瑪寇指出，以一位佛教經濟學家來說：「就會認為這種行徑過於不合理性；因為消費僅僅只是人類幸福的一種方法，目標在於以最低的消費來保持最大的幸福。」這位六十四歲的經濟學家說道，簡言之，人可以降低本身的欲望，而能更為好好地滿足需要。以這種觀點看去，些微不但美麗，而且常常便宜得多，人性上更能滿足。

出生在德國的修瑪寇，二十年來都是英國國立煤礦委員會的首席顧問，也是凱因斯的朋友，他並不反對機器，或者甚至反對諸如此類的龐大。他所要的是一種與已知社會中人類需求成比例的工藝，這種工藝能增加當地環境的衛生、美麗與持久。他自己便化理論為實際，成立了「中間工藝發展公司」從事研究，發行刊物，和設計產品；在過去十年中，這家私人公司協助了十幾個開發中國家，為它們勞工密集、資金缺乏的環境，建立起適當的工業技術。

修瑪寇這家公司，為奈及利亞的村民，提供了一種售價十六美元、用手操作的金屬彎曲器，用來製造他們的基本農具，用電力來做同樣工作的現有機器，最便宜的售價是一千七百五十美元。這家公司也設計了廢物利用的工廠，處理少量廢紙（大多數廢物利用的工廠，建造起來要處理的廢紙，一天至少要一百噸——這超出了「第三世界」大多數社會中所能收集到的廢紙數量。）其他的「中間工藝」產品，如用舊汽車胎的牛車；儲集雨水量達七萬七千公升的水箱，南非的貝專納蘭人造起來只要四十美元，修瑪寇解釋道：「如果一個國家又乾又窮，花費成百萬美元去蓋海水淡化工廠並沒有用處，神降水地下，要訣是落雨時收集起來。」

修瑪寇的觀念開始影響了經援政策。美國國會授權國際發展署兩千萬美元，協助發展小型機件，使「第三世界」的農村能用來建立本地工業，因此可以防止無業的工人移往人口過多的城市。農業上的目標，則是發展

獸力的犁耙，它比起原始的手拉工具有效，但比起西方昂貴的混合機器便宜得多了。美國商會的經濟學家馬登說道：「堆土機送到亞洲去代替鋤頭時，我們把他們的價值與文化翻了個邊，我同意修瑪寇的話，富有國家一定要腳步輕輕地走過稻田。」

修瑪寇的觀念會不會激起美國人本身社會的改革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國會最近考慮兩個法案，授權好幾百萬美元，成立各地區中致力於中間工藝的研究發展中心；加州州長布朗最近便任命修瑪寇的一位大弟子，加大教授的荷裔人范登雷恩，作為加州的策畫人，他經由加州新成立的「時宜工藝局」，訓練出技術員來建立簡單的太陽能熱水器，以減少加州的能源消耗。

以他的衡量感來說，修瑪寇自己認為大規模的、資金密集的工藝，在廣大富足如美國中的國家，自有它的一席之地。他認為在美國的問題，工藝規模上的不及管理規模上的多。就像英國煤礦國有化後，煤礦業分散成為小型「準公司」聯盟般，修瑪寇說美國的大企業——還有龐大的政府——應該重行改組為小型的、易於管理的組織。大致上，這些和另外一些觀念，會在他即將出版的兩本書中鄭重提出，一本是今年秋發行的「良好工作」(Good Work)，還有一本則是訂在明年出版的「窘境指導」(Guide for the Perplexed)。

(新聞周刊 76-03-22-46)

天癸與停經 (*Menstruation and Menopause*)

作者：魏婉吉 (Paula Weidger)

出版：克諾普夫出版社 (Knopf)

頁數：不詳

售價：十美元



本書作者魏婉吉

文藝復興時代的文人，一口咬定它毀得了青草，使鏡面黯然無光，還能溶化瀝青。澳洲土著相信，大男人要是見到了便會頓生華髮。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，蒙大那州冰河國立公園還警告露營人士，它的氣味會激起大熊攻擊。

它就是經血，也是普天下忌諱的來源與象徵。在大多數文化中，都把天癸來潮期中的女人，視同危險或者隱約的骯髒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在整個歷史中，要她們獨居在月事草舍中，強迫作淨身的儀式；如果她們在這段期間，膽敢同男性在一起，有時還會挨揍。究竟為甚麼它是種神秘？有些人認為禁忌的產生，由於一般人厭患同排血的女人燕好，還有些人認為它出自原始民族見到這種非病、非死、又不凝結的血，所發生一種敬畏——和畏懼——感。佛洛依德認為男人把它視同禁忌，是由於流血的女人驚醒了他對閹割的害怕；曼寧格認為這種忌諱，是男性對女性月信期間情與慾增強的忡忡憂心。

女權運動分子葆娜·魏梯吉在她的新著「天癸與停經」中，她的看法超過了曼寧格；以她看來，這種忌諱代表了男人對女人歷史悠久的畏懼和忌妒，以及不使女人獲得同等地位的願望。紐約市「女性衛生論壇」準編輯的魏梯吉，是一位心理學碩士，她的論點是：「這種禁忌滿足了男性若干精神上與經濟上的需要，現在依然活躍，依然盛行。」

魏梯吉的這本書，是女權運動人士中把月經作為主題大加發揮的最近的象徵，她們認定這種禁忌是教訓女性自恨、自憐、卑不足取。今天，有些猶太女人把這種禁忌傳下去，女兒初潮時就使勁揍她耳光。（但據三月十五日「時代」路州亞克斯諾博士投書說：「這種在月事中打女兒耳光，實際上一部分是一種為時已久的民俗動作，旨在恢復經期女兒的臉色，而與自藐、自輕，或者可差的想法無關。」——譯註）魏梯吉說，大多數的母親，則以精神上的打耳光教訓女兒，要她們對這種自然的過程（子宮內的卵子沒有受精，由於激素產量的降低，子宮壁定期脫落而引起）感到羞恥。

為甚麼隨着月信而會有情緒低沉、痙攣、和苦痛呢？傳統的解釋是由激素的變化所造成。一九七〇年，韓

福瑞參議員的私人醫師鮑曼恩大夫，創造了一種鼓動不安的說法，「猛烈的激素影響力」使女人不宜於高度壓力下的職位。對月經所生影響最引人注意的論文——倫敦大學醫院的內分泌學家陶柔敦醫師——似乎對鮑曼恩的主題錦上添花。陶柔敦醫師在二十年的研究期間，發現如果考試日期是在「經前緊張」期時，各年級的女生成績要下降百分之十五；她又報告說，女性工作的曠職、自殺、違警被捕、交通事故，以及進入精神病院等，有一半發生在行經期的前四天。她的結論是，月事的生理變化能够影響判斷，以及使反應時間緩慢。

然而，魏娣吉暗示，很多歸咎月經的麻煩，實際上可以溯因於忌諱。目前這種觀念並不新，大約五十年以前，人類學家瑪格麗·米德便觀察過，在三毛亞一帶，因為那裏對月經的禁忌很淡，婦女在月事期中的不舒服也很輕。她寫道：「把嚴重的痙攣和痛苦的觀念，形容給三毛亞的女人聽，她們全都當成是天下奇聞而愣住了。」

目前，年輕的女權運動科學人士也有相同的看法；有些人認定陶柔敦的資料，僅僅顯示出很多女人吸



哥倫比亞女孩初潮期後離開月事草舍

收了月經忌諱的神話，還有些人對資料的闡釋提出懷疑，例如：巴納德心理學家巴瑞麗指出，壓迫會使月事期提前；因此，許多在考試中成績差勁的月信中女孩，可能是壓力、而不是月事下的犧牲者。巴瑞麗的結論是：「我們相信激素的變化，帶來某些感官的變化，但並沒有科學上的證明顯示激素使女性的行為有任何不同。」賓州大學三位女心理學家，對十一名男性，二十二名女性（其中一半服用避孕丸）在三十五天的期間，所報告的緊張壓力，發覺並沒有特出的不同。台維斯加大的心理學家蘇媚爾提出報告，在她研究的二十九名婦女中，在排卵期左右，增加了積極的情緒；但是在月事以前，消極情緒並沒有增加。

匹茲堡市心理學家柯絲克堅決認為，由於忽略了女人的積極情緒而集中在消極情緒上，文化建立了、現在更增強了月經前躁急的陳腔老調。她對女人的忠告是：「學習認知經期前的生理變化，對情緒並不發生關連。」有些女人因為激素變化，分泌液增加了好幾公斤。柯絲克說，如果這樣的話，「說：『水份的保留使我的淚腺管覺得滿滿的，』而不要說：『我難受死了，直想哭。』」

台維斯加大的心理學家白琪，對二百九十八位未婚女性作詢問表研究，發覺宗教傳統對月經的煩惱有影響力，在猶太女性中，由於她們接受聖經上的指示，禁止在月事期中有魚水之歡，行經期間最糟。天主教中，那些以為母作目標的女人，比起那些欣然追求事業，和不要子女而結婚的女人，月信上有更多的麻煩。白琪還在加州北部，挨家挨戶對一千名男人和女人作了類似的調查，這位心理學家發現，那些讚美為妻、為母角色的女性，最容易接受月經的忌諱。她的結論是：「家庭以及婦女生兒育女的重要性降低，執着在月經上的忌諱也會減少。」

像這種聲稱已經引起了懷疑，認為月經這個題目，也只是女權運動分子對身為家庭主婦與母親的婦女們，另一種理論上的攻擊。伊州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家巴珮琳說道：「我們確切曉得的，便是教養上的期望，在很多月事問題上擔當了一角，此外，一切都朦朦朧朧。」

很多人對月經的新研究表示懷疑，康奈爾醫學中心婦產科的臨床副教授華爾頓醫師，便對「把一切歸咎於

心理問題要非常小心。」魏娣吉本人也說：「並不是所有月經與停經不舒服的病案，會由於態度的改變而會急劇減少或者『治癒』。」

魏娣吉認為女人必須接受循環情緒的現實而加以應付，必要的話，經由運動或者激素加以治療。女權運動人士目前交換自療單方，包括了月經前在下背部的按摩，覆盆子葉作茶，到服用鈣片（營養學家戴維斯說：「這是天然的鎮靜劑。」）等等。有些激烈的女權運動人士，甚至要求女友對本身的信水加以檢查、嗅聞、嘗試，作為克服對月經傳統態度的方法。還有一些則促進月信的抽除法——一種危險的吸除辦法——以防止好幾天的來紅。

魏娣吉和其他女權運動人士最大的要求，便是終止一切對月經的忌諱。其中一項建議：女兒初潮時，替她開一個舞會吧。魏娣吉堅決認為：忌諱基於「男人所懷的畏懼轉而加諸女人，該由女人來矯正月經的看法，是由我們來說出對它感覺的時候了。」

（時代 76-02-23-36）

萬寶全書 (*The People's Almanac*)

作者：華勒青斯基 (David Wallechinsky)

華萊斯 (Irving Wallace)

出版：雙日出版社 (Doubleday)

頁數：一、七四八頁

售價：七·九五美元

評介：格瑞 (Paul Gray)

小說家歐文·華萊士和他的少君大衛·華勒青斯基（他恢復了原姓，乃祖在移民美國抵達紐約厄利斯島時

改了姓。)對這種卷帙浩繁的禍災災裂，有他們當仁不讓的坦率說法：「在標準的、熟悉的年鑑不寫下去的所在，那麼，也就是區區『萬寶全書』開端的地方。」毫無爭論的餘地，他們說得對，在一般年鑑中查不到的事項，本書中都加以列舉：世界少棒賽每一次比賽的記錄哪；唐老鴨那位小氣伯伯麥克鴨的傳記哪；選出若干美國總統的通俗精神病歷哪；其中有杜魯門總統（「老杜是『離不開娘的孩子』」）；有十六頁關於奧斯卡金像獎的記錄和閒言閒話；女歌星愛莎·基提對「理想國」的想法；還有費爾茲的遺囑，他留給老相好的有兩萬五千美元，兩瓶香水，一輛卡迪拉克汽車、和一部字典。

人們為美國各都市的人口數字，或者全國生產毛額抬槓，要找一項最後仲裁，「萬寶全書」中却不會有，可是對那些午夜夢迴的人，苦苦思索要列舉「十五位鼎鼎大名的紅頭髮」（例如：傑弗遜總統；「我愛露西」的女主角露西鮑爾）；或者「九種最咬人的狗」（其中有狼狗、中國狗、貴賓狗），乃至一年一度吐西瓜子大賽的地點（俄克拉荷馬州保祿谷）時，這本書却是處瑣瑣碎碎奇聞妙事的寶藏。那些看報屁股填空資料上了癮的人，在這裏面會發現價值一間樓房的、發了黃的零星資料。（「如果打從耶穌降生起，閣下每天花上一千元的話，到現在還沒有花完十億元。」）

內容字數超過了一百萬，比聖經還多了二十五萬字。這本書厚重儉俗，却真能遣興消閑。它發掘了各年代中的事件、傳說、奇論、閒聊、和階扯，湊成了大雜拌；從富蘭克林到巴瑞特有靈性的合著中，它半點兒都不像。

（時代 76-03-15-58）